

毛泽东与 中国文学

孙琴安著

不到长城非好汉
天高云淡
望断南归雁



重慶出版社

毛泽东与 中国文学

孙琴安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文学 / 孙琴安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6

ISBN 7-5366-4834-0

I .毛… II .孙…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毛泽东—生平事迹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063 号

 **毛泽东与中国文学**

孙琴安 著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96 千 插页 4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4834-0/I · 924

定价 : 13.9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记录毛泽东接触和评价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交往接触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按文学发展的脉络，写出了毛泽东接触、运用、评价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学家们友好往来的一个个有趣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和资料，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很多鲜为人知的趣事，而且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广阔的涉猎范围、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超人的见识，从而领略到革命领袖的人格魅力，领略到酷爱文学的毛泽东的诗人气质。

前　　言

毛泽东一生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后来对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曾发生过兴趣，但他接触最早、最先使他入迷的，还是文学。他少年时所读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对他的一生曾产生过难以说清的影响。即使在井冈山、长征等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仍在寻找这些文学作品阅读。

不仅阅读，毛泽东还喜欢与文学家交朋友，与他们谈论文学。梁启超、鲁迅、曹雪芹、屈原、李白……都是他所崇敬过的文学家；萧三、郭沫若、柳亚子、瞿秋白、茅盾……都是他很早就结识的文友。到了延安，他又结识了艾青、丁玲、何其芳、老舍、萧军、陈学昭、欧阳山、卞之琳、沙汀等一批青年作家。在重庆谈判和建国前后，他更是广交文友，结识了巴金、张恨水、曹禺、臧克家、曹靖华、徐迟、袁水拍等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他与这些作家探讨过各种文学问题。

毛泽东所涉猎的文学范围很广，上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下至鲁迅、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他无所不读。然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毛泽东虽然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所涉猎，但他所读大多还是各个时期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有的还仅限于选本，对于许多二三流的作家并不很了解。就体裁上来说，他所爱好的，还是多集中在诗词、小说、散文这三个方面。在诗词中，他比较喜欢唐宋，兼及其他朝代他所感兴趣的一些作品；小说则多喜欢明清的一些代表作，偶及其他各代的笔记小说；散文则多集

前　　言

中在唐宋以前的一些大家名家，对于唐宋以后的散文则是偶尔读一些。

就旧文学与新文学来说，毛泽东更喜欢中国的旧文学。建国以后，在他领导下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中国虽然涌现了许多讴歌革命、称颂中共和他本人的诗歌和小说，但他很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没有达到像读《三国演义》、《红楼梦》那样的地步。

就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而言，毛泽东更喜欢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他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简·爱》等少数几部长篇小说，而且都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才加以阅读的。因此，毛泽东对外国文学并不熟悉。

许多西方学者和作家都很强调毛泽东作为诗人的一面，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甚至说他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政治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诗人。因为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首先都投放在政治上，写诗、阅读文学作品都只是他的兴趣爱好，并常常服务于政治。所以，比较确切地说：毛泽东是位酷爱文学、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喜爱文学，但他在这方面的具体接触情况究竟如何，却并无一个详细的了解。笔者经过多方面的人物采访和资料搜集，撰成此书，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个较全面的介绍和叙述，以便人们对毛泽东的文学生涯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书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与先秦文学	(1)
第一节 毛泽东喜欢引用《诗经》中的诗	(1)
第二节 毛泽东与诸子散文	(5)
一 毛泽东与孔孟散文	(5)
二 毛泽东与老庄散文	(10)
第三节 毛泽东与历史散文	(13)
一 《左传》	(13)
二 《战国策》	(15)
第四节 毛泽东与楚辞	(17)
一 屈 原	(17)
二 宋 玉	(21)
第二章 毛泽东与秦汉文学	(23)
第一节 毛泽东与汉赋	(23)
一 推荐枚乘的《七发》	(23)
二 王粲及其《登楼赋》	(25)
第二节 毛泽东与汉文	(27)
一 推重贾谊	(27)
二 司马迁及其《史记》	(29)
三 《汉书》	(33)

目 录

第三节 毛泽东与汉诗	(34)
第三章 毛泽东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38)
第一节 欣赏曹操的诗文	(38)
第二节 喜欢六朝的小赋	(43)
一 《月赋》、《雪赋》和《文赋》	(43)
二 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45)
三 尤喜庾信的骈文	(47)
第三节 毛泽东与魏晋南北朝诗歌	(51)
一 陶渊明	(51)
二 谢灵运	(53)
第四章 毛泽东与唐代文学	(56)
第一节 毛泽东与唐诗	(56)
一 王勃 “高才博学”	(56)
二 探讨贺知章的诗	(59)
三 王昌龄与王维	(61)
四 最喜欢李白的诗	(63)
五 毛泽东对杜诗的态度	(68)
六 刘禹锡与白居易	(73)
七 熟悉李贺的诗	(78)
八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	(80)
九 喜欢杜牧的七绝	(82)
十 唐代其他诗人	(83)
第二节 毛泽东与韩柳散文	(88)
一 毛泽东与韩文	(88)
二 毛泽东与柳文	(92)
第三节 毛泽东与韩柳诗歌	(98)
第五章 毛泽东与宋元文学	(100)

目 录

第一节 毛泽东与宋词	(100)
一 “东坡是大家”	(100)
二 张元干与张孝祥	(102)
三 岳飞与陈亮	(104)
四 喜欢陆游的诗词	(105)
五 反复阅读辛弃疾词	(108)
六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111)
第二节 毛泽东与宋代诗文	(112)
一 称王安石“文章亦傲睨汉唐”	(112)
二 欧阳修与苏洵	(114)
三 宋代其他诗人	(116)
第三节 毛泽东与朱熹的诗文	(117)
第四节 《容斋随笔》	(120)
第五节 毛泽东与元代诗词	(121)
第六节 喜谈《西厢记》	(125)
第六章 毛泽东与明代文学	(128)
第一节 毛泽东与明代诗文	(128)
一 推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128)
二 杨慎、李攀龙和文徵明	(130)
三 评说侯方域	(132)
四 明代其他作家	(134)
第二节 毛泽东与明代小说	(136)
一 《水浒传》	(136)
二 《三国演义》	(146)
三 《西游记》	(155)
四 《封神演义》	(159)
五 《金瓶梅》	(160)

目 录

六	《东周列国志》.....	(161)
第七章	毛泽东与清代文学	(163)
第一节	毛泽东与清初诗文	(163)
一	王士祯、吴伟业及其他	(163)
二	顾炎武、王夫之、金圣叹	(166)
第二节	毛泽东与清代小说	(168)
一	《聊斋志异》.....	(168)
二	《红楼梦》.....	(174)
三	清代其他小说	(183)
第三节	毛泽东与桐城派古文	(185)
第八章	毛泽东与近代文学	(188)
第一节	喜引龚自珍的诗	(188)
第二节	佩服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
第三节	纵谈章太炎诗文	(196)
第九章	毛泽东与现代文学	(200)
第一节	最推崇鲁迅	(200)
第二节	对郭沫若有褒有贬	(209)
第三节	对胡适的态度	(211)
第四节	毛泽东与现代诗歌	(213)
一	柳亚子	(213)
二	臧克家与郭小川	(215)
三	萧三	(218)
四	柯仲平	(219)
五	袁水拍	(220)
第五节	毛泽东与现代散文	(221)
一	周瘦鹃	(221)
二	冯雪峰	(223)

目 录

三	丁 玲	(227)
四	艾 青	(228)
五	欧阳山	(230)
六	萧 乾	(231)
七	方 纪	(233)
八	秦 牧	(233)
九	萧 三	(234)
十	黄钢及其他	(235)
	第六节 毛泽东与现代小说	(238)
一	张恨水	(238)
二	姚雪垠	(239)
三	周立波与魏金枝	(246)
四	萧军及其他小说家	(247)
	第七节 毛泽东与现代戏剧	(249)
	第八节 毛泽东与民歌	(253)
	后 记	(256)
	主要参考书目	(257)

第一章 毛泽东与先秦文学

第一节 毛泽东喜欢引用《诗经》中的诗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讲中国诗歌必定要从《诗经》开始讲起。而对于毛泽东那一代人来说，他们自幼在私塾读书识字，便是从《四书》、《五经》开始的。《诗经》为《五经》之首，因此毛泽东从小就读过《诗经》，对于其中的不少诗，到老仍能朗朗上口，背诵如流。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引用《诗经》中的诗句。

早在 1913 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便开始引用《诗经》中的篇名来说明政事，他记道：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

1915 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又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献身的朋友。在这份“启事”的最后，他引用了《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迹。结果“征友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后，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都前来应征。后来李、罗等人都成了中共内的著名人物。

同年 11 月 9 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这里的“幽谷乔

木”，语意也出自《诗经》。《诗·小雅·伐木》中的诗句云：“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毛泽东的话即从此蜕化而出。

1920年春，毛泽东的同乡兼友人张文亮写信给他，告诉说周世钊的母亲去世了。周世钊，字惇元，是毛泽东的同学和好友。毛泽东闻此噩耗，立刻在3月14日给周世钊写了封信，其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话。他写道：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这里的“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语，是《诗·小雅·蓼莪》中的诗句。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60岁生日，毛泽东特意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来庆祝他的六十大辰。在文章中他又一次引用了《诗经·小雅·伐木》中的诗句，说：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建国以后——1956年的一天，毛泽东将赴北戴河开会。下午3点，他刚登上专列火车，还不曾走进自己的房间，车已启动。这时他忽然在客厅里站住了，回头望着所有的工作人员，问道：“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工作人员多是青年姑娘，经他这一问，多少都有点含羞带怯，不少人都微笑摇头，但此时一位名叫姚淑贤的姑娘却冒失地脱口而出：“有。我有。”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嘴角含着微笑，亲切的关怀之中也带有一点逗趣。

“跟男朋友。”

“唉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有些急了，“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毛泽东又望着窗外，似乎希望列车能停下来，“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说了……”

毛泽东没说话，吮了吮下唇，像在想什么办法。

“没事的，”姚淑贤见毛泽东不语，怕他操心，忙解释道：“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姚淑贤后悔自己说了实话。当天晚上，她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见了她，不禁又想到她约会的事，想起那小伙子等不见她而可能产生的模样……忽然，他想起了《诗经》中的《静女》一诗，此诗也是写男女约会的，诗中的小伙子因一时未见到相约的女友，十分焦急，而小姚的男友也可能是这样。于是，他眼睛一亮，对姚淑贤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没答话，只是抽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 16 开的白纸，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他一边说，一边就写下了《诗经·邶风·静女》中的四句诗：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在写的时候，他还自得其乐地吟诵，写一句，吟一句，写完后，便递给姚淑贤，说：“给，拿回去给他看。”

姚淑贤接过诗，读了两遍，意思有些明白，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热，接着又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笑笑，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笑了，将那张纸小心地对折起来，揣到兜里。后来她便遵毛泽东所嘱，带给了男朋友，又把失约的经过讲给他听。男友看了毛泽东抄的诗，很激动，对她说：“一定为主席服好务。”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与几位哲学工作者交谈时，他也谈到了《诗经》。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诗》三百篇皆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抗统治者的。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1975年春，孟锦云被调派到毛泽东身边做护士工作。一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孟锦云和秘书搀扶着毛泽东，在花园小径踽踽而行。他大概也被花园里的春景吸引住了，仔细地看着花、草、树木。这时，他的目光在刚刚绽开的嫩叶、柳条上停住了。他凝视了

一会，便顺口吟道：“今我来兮，杨柳依依。”

《诗经·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毛泽东稍作改动，却也别有一番情趣。

第二节 毛泽东与诸子散文

一 毛泽东与孔孟散文

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在散文上的发达程度远远要超过诗歌。就散文来说，主要是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所谓诸子散文，主要就是指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散文，也可以称为哲学散文。历史散文则主要指《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从文采或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孔子的散文自然及不上孟子，但由于孔子的《论语》对后世散文、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且经常孔孟并称，所以毛泽东对这二家散文的接触也往往是同时的，这里也就放在一起叙述。

早在 1913 年冬，上学时的毛泽东便在自己的《讲堂录》中记录了不少孔孟的话。因他当时胸怀大志，总想干一番事业，所以曾记录了孔孟论志的话，如：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上面所引孔子论志的三段话，第一段引自《论语·述而》，原文

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段引自《论语·公冶长》，原文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第三段引自《论语·里仁》，原文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所引孟子的三段话，则分别引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滕文公下》，虽然个别地方与孟子的原文也略有出入，但大致意思无误。由此可见，毛泽东上学时对《论语》、《孟子》是相当熟悉的。

在记了孔孟论志的话后，毛泽东接着在《讲堂录》中又记录了孟子论豪杰的话：

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

这里所引的两段话，分别见载于《孟子·滕文公上》和《孟子·尽心上》，其中除“乃”字为原文“彼”字之误以外，其他均完整无缺。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还记录了孟子论述人体的话：

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这是《孟子·告子上》中的话。毛泽东在此话之后又发挥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在《讲堂录》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还记录了《孔子家语》中的话：“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也）。”